

藝人阮玲玉女士二年祭



懷藝人阮玲玉

廬 無

阮玲玉先生之喪，距今足足二年了。桐棺數寸，碧血千年，惜玉憐香，自有人在，至於我，却因為中國電影的演技方面的沒有進步，而想起先生來。

阮先生在私人生活方面是頗多糾紛的。她的死，也就爲了這糾紛的不能解決，這無庸爲阮先生諱言。自然我並不願意學一般人那樣只要某一死，就儘量的買給同情，甚至昨天所以爲妖魔今日也奉爲神聖。不過阮先生的死，總之，是現社會的一角中的一個小人物的悲劇，是無用疑義的。

阮先生在演技方面，第一個長處就是他的路數的闊，她大概真有些演技的「天才」，知道如何演戲不把自己凝固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這點在演員感到非常缺乏的中國電影界是異常需要的。

當然在銀幕上再造出一種性格的典型是需要的，卓別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而何爾遜偉爾勒輩就只

能永遠的以木頭的面目在銀幕上出現了。我們自然需要卓別麟，但是以阮先生和那些中國的何爾遜偉爾勒輩比，我們寧可有一個阮先生。

阮先生在演技方面第二個長處是發展，這點也是使我們永遠紀念着的。

中國演員，特別是女演員，似乎都把戲做到五六分的地方就停止，而實際上戲是需要做到十分的，像××和×××，面孔未嘗不好看，不過她們都如乎非常珍惜自己，不肯儘量做以至結果只能以某一部份的「特點」之類來賣座，那裏有一點點演技呢？

當然發展並非過火，而是說做到需要做到的地方。

阮先生因爲有了這兩種中國演員大概不能有的演技方面的長處至使她在中國電影中所建立的演技的碑，至今還放著逼人的光芒；至今還使我這種不關心人家生死的人記起她來，這大概就是阮先生的偉大處罷。

後邊我更有一點不相干的小小的感想，就是阮

先生在中國電影界中的歷史相當長，她演過「一剪梅」中間的那種女角，她也演過「三個摩登女性」中間的那種女角，她更演過「香雪海」中間的那種女角，這就是說她是從初期的中國電影演到轉向後的中國電影而轉向後的幾張比較成功的影片，她似乎都參加表演。

現在中國電影界雖不有幾位進步的作家是埋頭的工作着，他們在困難中更加深的進步，而大體上中國電影是在下行着了。阮先生假使不死，她不知道是不是也將再演着那些落後的莫明其妙的電影中的角色呢？

假使她不能免，那末她年前就死掉，未始不是她的幸福，萬一而中國電影就此沒落了，那末阮先生你將永遠和那幾張比較成功的影片一同的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阮先生是死去了的了，她是因爲受不了生活着的可怕的麻煩而死去了的了，那末死後她一定很安定的了，而現在在她安靜的死去了的二年後，我們還使她不安靜的提起她來，真正不應該。那末，我們就這樣結束。

紀念阮女士 陳梅溪

三月八日的婦女節又蒞臨了這世界，假使我們不是健忘的話，終該記得前年悄悄地領了我們大眾所敬仰的藝人——阮玲玉女士——而去，在中國的電影界裏，對於這顆光芒千萬丈巨星殞落的二週年，誰不爲之痛惜而紀念呢？——何況她還死得這樣的冤枉。

絕對的說：我們的藝人是死於「人言可畏」，「以德報怨」，不是嗎？二週年來；誰爲她去伸訴？誰爲她作正義的吶喊？